

## 第一章 十年一場空

嘉靖十一年，一場冬雪早早籠罩了京城，昨日雪下了一夜，今早起來天地皆白，銀霜滿地。

鎮遠侯府的僕婦們大清早起來掃雪，笤帚刮在地上，發出有節奏的「簇簇」聲，映襯之下庭院越發靜了。

兩個梳著髻髻的丫鬟捧著湯盅，小碎步從遊廊上走過，這兩人和掃地的僕婦不同，她們是主子身邊的丫鬟，平素不用做粗活，穿鮮亮的衣服，紮高高的頭髮，得主子歡心的話還能戴首飾，活得比尋常人家的小姐還嬌。

因此，這些丫鬟無論走到哪裡都揚著頭，心氣高極了。

穿著紅色襖裙的丫鬟壓低聲音，悄悄和同伴說：「妳聽說了嗎，侯爺和永平侯府三姑娘的婚事定下來了，等過了老侯爺喪期，明兒開春就要過明路了。」

旁邊套著湖綠比甲的丫鬟嗤道：「這不是應當的嗎。侯爺才二十歲就襲了爵，文武兼備，相貌堂堂，還得了武定侯賞識，老夫人當然要娶個大家之女。永平侯府三姑娘是武定侯外甥女，侯爺又跟著武定侯辦事，如今傅家和洪家結親，那叫親上加親，皆大歡喜。」

先前說話的丫鬟聽了，不斷往西北邊的院子努嘴，「要是侯爺和永平侯三姑娘訂親……那位呢？」

湖綠比甲的丫鬟朝前瞥了眼，不陰不陽道：「原形畢現、各回各位唄。她只是個普通軍戶的女兒，家裡還絕了戶，老侯爺接她入府是還她父親在戰場上為老侯爺擋箭的恩情，她能在侯府享十年富貴，也該知足了。老侯爺也真是犯糊塗，竟想讓她嫁給侯爺，老侯爺說說便罷了，她還真把自己當侯爺夫人呀！」

紅裙丫鬟聽著多少有些唏噓，「她都在侯府住了十年了，從七歲到十七，一直陪在侯爺身邊。女人命裡有幾個十年，她都這麼大了，以後婚事可怎麼說？」

湖綠比甲的丫鬟不知為何有些不高興，撇撇嘴道：「侯爺還能看著她另嫁別的男人？妳別憐惜她了，她的命可比我們好著呢，說不定日後我們還得叫人家一聲主子。」

「噓！」紅裙丫鬟連忙提醒同伴，示意她別說了。

一個穿著藍色緞面襖的丫鬟從正房掀簾出來，正好和她們打了個照面。

藍襖丫鬟臉上神色淡淡的，說：「大冷天的，兩位妹妹怎麼這麼早過來了？」

紅裙丫鬟暗暗掐了同伴一把，一轉眼換上滿臉笑意，「翡翠姊姊，早。昨夜下了雪，老夫人擔心姑娘受寒，特意讓廚房熬了羊乳羹，讓我們給王姑娘送來。」

翡翠在紅裙丫鬟的笑臉上瞥過，彷彿沒聽到方才的話一般，讓開身子道：「有勞二位了，裡面請吧。」

紅裙丫鬟不斷賠笑，湖綠比甲的丫鬟知道惹了禍，垂下頭，安安靜靜去裡面請安。她再張狂也知道自個兒斤兩，那位無論出身如何都是傅家的恩人，還和侯爺一起長大，僅青梅竹馬的情分，怕是連未來侯爺夫人也比不上。永平侯府三姑娘現在看著風光，等入府後未必能爭得過這位。

雖然沒有明說，但鎮遠侯府所有人都默認王言卿以後還會留在傅家，侯爺是超品

侯，正頭娘子總要娶門當戶對的勳貴小姐，但王言卿畢竟陪伴多年，留下來做個貴妾也無妨。

她們兩人進門後不敢抬頭，隱約瞥到多寶榻後有一道側影，立刻蹲下給王言卿行禮，「奴婢給姑娘請安，姑娘萬福。」

過了片刻，一道清淡的聲音響起，「起來吧。」

她音線很獨特，不是長輩最喜歡的清脆銀鈴，也不是男人喜歡的嬌媚婉轉，而像是外面的雪，清清寂寂，不爭不搶，但凡聽過一次就絕不會忘記。

兩個丫鬟道謝，慢慢起身。

湖綠丫鬟藉著動作悄悄看了一眼，一個女子側坐在羅漢床上，肩若削成，腰如約素，脖頸纖細，雙腿放在腳踏顯得尤其修長，她側著臉，越發凸顯骨相優越，鼻梁挺拔，臉色素白，下頷近乎是一條直線流淌下來，乾淨又冷清。

這樣的相貌可不是任何胭脂水粉能堆出來的，難怪侯爺喜歡她，湖綠丫鬟覺得喪氣，強壓著給王言卿道好後就快步退下。

等那兩個丫鬟走後，翡翠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氣憤道：「這些丫頭真是反了天了！竟敢在背後議論姑娘，我非要稟告侯爺，打她們板子！」

「她們只是群小丫鬟，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打她們有什麼用？」王言卿放下羹匙，用帕子擦了擦手，嘴邊似乎浮上一絲笑，「是老夫人要讓我聽到這些話，妳能藉著二哥的手處理丫鬟，還能處理老夫人嗎？」

翡翠頓時噤聲，她看著王言卿，嘴唇翕動，十分不忍，「姑娘……」

王言卿垂下眸子，眼神平靜的像一汪冰湖，沒有絲毫波動。孝字大過天，終究人家才是一家人，何況，傅靈州真的不知道嗎？

老夫人能仗著父母之命給傅靈州說親，但婚事要成必須得有傅靈州點頭，聽說那位洪三姑娘是武定侯的外甥女，娶了她就能和武定侯關係更進一步，傅靈州那麼聰明的人，當然知道如何取捨。

王言卿將帕子放在矮几上，輕輕歎道：「門當戶對，才俊佳人，好事啊，該恭喜二哥哥。」

翡翠忍耐了一個月的酸楚決堤，眼淚撲簌簌落下，「可是……姑娘您才是老侯爺選定的孫媳婦，您等了侯爺十年，十年啊！侯爺要學武，您就不顧《女誡》去學騎馬射箭，侯爺要掌軍，您就女扮男裝陪著他在軍營裡跌打滾爬，這些年您身上留下多少傷疤，現在他們一句門當戶對，就要抹殺姑娘十年的付出嗎？」

翡翠一邊抹淚一邊訴苦，王言卿卻像個局外人一樣無動於衷地坐著。

翡翠都委屈成這樣，王言卿這個正主真的不在乎嗎？怎麼可能。

十年青春，她自七歲被接到鎮遠侯府，她的生命裡就只有傅靈州。

如今是嘉靖十一年，大明第十二任皇帝來京城的十一個年頭，大明文官與武官、士林與貴族涇渭分明，文官都是科舉考出來的，一茬換一茬，下一代讀書不好，說敗落就敗落了，但武將卻是世襲的，比如武定侯府、永平侯府，那都是祖上幾代人掌軍，在京城的时间比當今皇帝都長。

傅家是近幾年發跡起來的，但祖上也是軍官世家，在傅靈州祖父傅鉞那一代立了

軍功，被正德帝封為鎮遠侯，因為這個緣故，傅家在京城老牌勳貴武定侯、永平侯等家族面前總是矮一頭。

不過傅家再如何底蘊淺那也和王言卿沒關係，本來按她的身分，她一輩子都接觸不到這些將相王侯。

武官代代相傳，兵卒同樣是世襲的，士兵和士官，一字之差，天壤之別。

王言卿祖籍大同府，家裡是軍戶，王家男丁一生下來就是兵，她的曾祖父、祖父、父親都死於大同和蒙古人的戰鬥。

正德十二年，鎮遠侯傅鈺調去大同任總兵，王言卿的父親王驄因為機敏果敢逐漸受到傅鈺賞識，在一次追擊戰中，王驄為了給傅鈺擋箭戰死沙場。

後來和蒙古人的作戰贏了，傅鈺因為軍功被調往京城，傅鈺很喜歡王驄，如今王驄又為他而死，傅鈺傷心過後，派人去王驄老家安撫王驄的家屬遺孀。

然而等去了才知，王驄不在家這些年，妻子沈蘭因為產後體虛離世，母親李氏為了養活孫女一把年紀還下地種田，初春摔了一跤也病死了，闔家上下就剩下一個七歲的幼女王言卿。

邊境像王言卿這樣的遺孤有很多，但事情發生在傅鈺眼皮子底下他就沒法置之不理，手下回京城和傅鈺覆命後，傅鈺思忖片刻，決意收養王言卿。

以鎮遠侯府的權勢，養一個小姑娘不成問題，但若他不管，這個孩子就要死在外面了。

王言卿七歲那年命運大變，她失去了最後一個親人，在鄰居的幫忙下為祖母辦完喪事，之後他們家的祖地被遠房親戚佔據，但關於誰收養王言卿卻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誰都不願意多養一張嘴。

一夥奇怪的人來看過她，過了一段時間那夥人又回來了，並且帶來了更多財帛人手，他們給王驄上了香，還說要接王言卿入京。

親戚們的嘴臉頓時大變，十里八鄉都知道王家祖墳冒了青煙，王驄被貴人賞識，王言卿要進城裡享福了。

村民們不知道鎮遠侯是什麼概念，只知道是個很高的官，主管大同府所有部隊，那些刻薄的叔嬸紛紛變臉，爭相搶奪王言卿，還想騙王言卿改口，將他們自家閨女帶過去。

王言卿雖然才七歲，但生活早已教會她人情冷暖，察言觀色，她一個子兒都沒有給那些所謂的親戚留下，沉默地跟著傅鈺的部隊來到她一無所知的北京城。

那時候她還不知自己要進入怎樣一個世界，她知道世界上有窮人有富人，有官差有農民，但沒想到階級差距竟然如此之大。

進宣武門後，沿途每一樣東西都是她想都不敢想的繁華，她暈乎乎地隨著馬車左拐右拐，最後駛入一座威武雄渾的宅子中。

王言卿下車時被眼前的景象嚇得一句話不敢多說，一步不敢多走，高門大戶規矩森嚴，侍從躬著手走來走去，隨便一個掃地婆子都比村長家穿的好，這就是她接下來要生活的地方嗎？

王言卿正茫然無措時，身後忽然傳來一個少年聲音——

「這是誰？」

她回頭，看到一個貴氣不凡的少年，年紀十歲上下，已經長得修長挺拔，儀表堂堂。

身邊人轉了態度，討好道：「二少爺，這就是侯爺收養的那個孤女。」

少年盯著她看了好一會，似乎終於想起些印象，問：「叫什麼名字？」

「回二少爺，她叫王……」

「沒問你。」少年淡淡瞥了僕從一眼，對王言卿抬了抬下巴，「讓她說。」

雖然還沒介紹，但王言卿已經明白情況了。她垂下頭，乖乖巧巧回道：「回二少爺，我叫王言卿。」

少年似乎難得見到一個同齡人，親自帶她去見鎮遠侯。

之後王言卿才瞭解到，給她領路的少年是傅鉞的孫子傅霆州。

雖眾人稱呼他為二少爺，但孫輩中活著的兒郎只有他一個，已是眾人默認的世子了，鎮遠侯府那麼熱鬧，因為那天正好是傅霆州的生辰。

後來傅霆州一直開玩笑說王言卿是上天送給他的生辰禮物，正好他心情不好，出來散心，一轉彎便看到了王言卿。

傅鉞見了王言卿很高興，王驄年紀和傅鉞的兒子差不多，為人又機靈討喜，他私心裡一直把王驄當孩子看待，沒想到王驄的女兒卻冰雪可愛，一點不似王驄淘氣。傅鉞一生戎馬，雷厲風行，訓兵時的嗓門在登地外都能聽到，初見這樣軟軟糯糯的小姑娘，心都要融化了，正好王言卿的年紀和傅霆州差不多大，傅鉞便將兩個孩子放在身邊，親自教養。

說起這個，其實還有另一樁官司。

傅鉞常年征戰在外，打起仗來一連好幾年不回家，傅鉞的兒子傅昌被老妻溺愛，後來搬到京城又成了侯爺的兒子，慢慢的便養出一身壞毛病。

等傅鉞從大同調回京師後，見兒子眠花宿柳、鬥雞走狗，氣得大發雷霆，但那時候傅昌都快三十了，談何改造？

傅鉞打也打了罵也罵了，實在糾正不過來，索性眼不見為淨，專心教起孫子來。他這些年征戰不易，萬不能將偌大家業交給敗家兒孫，幸而傅霆州還小，現在教還來得及。

王言卿就是在這個時候來到傅家的。

傅鉞讓傅霆州和王言卿以兄妹相稱，親自教他們讀書習武，閒暇時帶傅霆州拜訪同僚戰友，收拾起來一點都不手軟。

王言卿很明白自己的位置，她是傅鉞部下的女兒，和傅家差得遠呢，傅鉞惦念救命之恩將她養在身邊，但她自己得明白，傅鉞教的是自己孫兒，她只是順帶。

所以王言卿很認真地學習，傅霆州學什麼她就學什麼，從不叫苦，傅霆州去校場習武時，丫鬟都說王言卿一個姑娘家何必受這份罪，但王言卿一言不發也跟著堅持下來了。

王家是軍戶，世代從軍，所以婚事很不好說，往往是軍戶這個小圈子內部嫁娶。

王言卿的祖母、母親都是軍戶人家的女兒，而大同府是邊防九大重鎮之一，拱衛

京城，常年處在和蒙古人的衝突中，民風剽悍，無論男女老少，前一刻拿鋤頭耕地，下一刻就能舉起刀砍人，即便女兒體內也留著驍勇善戰的血。

王言卿是在動盪中長大的，遠比同齡人成熟，京城貴女們覺得苦兮兮的體力活她都忍了下來，前些年是為了討好傅鉞，後些年是為了傅霆州。

傅霆州繼承了他祖父的能力，高大英武，劍眉星目，堅毅果決，並且因為生於京城，比傅鉞更多一份聰明敏銳，即便在藏龍臥虎的勳貴圈子中，傅霆州都是人人稱讚的將才。

傅鉞很滿意孫兒，同時為了照顧屬下的孤女，曾私下說過肥水不落外人田，讓王言卿嫁給傅霆州。

傅鉞說這話也不只是為了報恩，王言卿越長大越見瑰姿豔逸之色，而且善解人意，聰明懂事，上能彎弓射箭，下能讀書寫字，不比那些嬌嬌怯怯的千金小姐強？傅鉞親眼見著兩個孩子從小豆丁長成風華正茂的少年人，合不合適他心裡清楚。

傅鉞臨終前留下兩道遺言，一是繞過傅昌，直接將侯位傳到傅霆州手裡，二是讓傅霆州不必守孝，儘快完婚。

其實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傅鉞第二條是為了王言卿。

但是等傅鉞安葬後，傅昌夫婦改口了，他們裝作不知道傅鉞的意思，大張旗鼓給傅霆州說起親來。

傅鉞說不必守孝，兒孫卻不能僭越，傅霆州這一年內不得宴飲玩樂，縱慾婚娶，但不能訂親，私底下相看卻可以，傅昌夫婦挑來挑去，最後看上了剛回京述職的永平侯府。

永平侯先前戍守川西，三女兒還未定下夫家，兩家人一拍即合。

傅霆州私底下去了趟永平侯府，回來後也同意了。

永平侯三小姐喜得佳婿，鎮遠侯府搭上老牌勳貴的門路，武定侯籠絡了一個青年將才，所有人都很高興，只除了王言卿。

傅霆州要娶永平侯的千金，那她呢？

自從老侯爺傅鉞去世後，王言卿在傅家的位置就尷尬起來，如今侯府公然給傅霆州說親，連表面功夫都不願意做了，這些丫鬟說閒話，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縮影。

翡翠替自家姑娘叫屈，但她哭完後實在不知道能怎麼辦。

王言卿祖父、父親都戰死，她沒有兄弟，老侯爺一死，根本無人給她撐腰，何況就算王家有叔伯，在鎮遠侯府面前又有什麼話語權呢？

說句不好聽的，以王言卿的身分，能在鎮遠侯府做妾都是高攀。

翡翠抽抽噎噎，而王言卿始終不說話，像幅畫一樣安安靜靜坐著。

翡翠看著心裡難受，找由頭出去了。

王言卿一個人坐在房間裡，像以往無數個日子一樣，看書、習字、讀兵法，不知過了多久，門口傳來一陣風，一片陰影在她面前坐下來，自然而然抽走她手裡的東西。

「《虎鈴經》？都年底了還在看？」

王言卿手指緊了緊，她抬頭，儘量用毫無破綻的笑容面對他，「二哥。」

傅鈺最開始接王言卿入府的時候並沒有想過結親的事，所以讓傅霆州和王言卿兄妹相稱，後來兩個孩子年紀漸長，傅鈺越看王言卿越順眼，這才動了湊對的心思，但王言卿叫傅霆州二哥的習慣卻就這樣保留下來。

他們倆的姓不一樣，沒人會真的把王言卿當傅家的小姐，傅霆州更不會把她當自己妹妹。

他們兩人相伴十年，一起被傅鈺罵，一起去校場紮馬步，傅霆州闖禍王言卿幫他看門，傅霆州關禁閉王言卿幫他送吃的，王言卿甚至能偽裝傅霆州的字，對傅霆州來說，王言卿和他的關係遠比傅家那些兄弟姐妹親近多了。

畢竟傅霆州才是傅鈺的親孫子，如果傅霆州不願意，傅鈺不至於生出讓王言卿留在傅家的心思。

傅鈺看出傅霆州不排斥王言卿，甚至很親近她，這才會替孫子做主定下這樁事。只不過傅鈺把孫兒教得太好了，傅霆州尚似其祖乃至超越其祖，傅鈺定下來的事，傅霆州就敢推翻。

傅霆州翻了翻手裡的書，隨便放下，問：「怎麼想起看這個？妳以前不喜歡宋人的書。」

王言卿笑了笑，說：「沒事幹，隨便翻翻。」

她哪有什麼喜歡不喜歡呢，是傅霆州不喜歡。

她在鎮遠侯府十年，幾乎沒有自己的愛好。傅霆州看什麼書她就看什麼，傅霆州喜歡什麼新玩意她就去學，傅霆州就是她的全部生活，如今傅霆州要另娶他人，王言卿心裡空了一大塊，拿書的時候沒注意就拿了這本。

傅霆州盯著王言卿的眼睛，也沒繼續問，而是說：「今年冬天冷，妳腿上還痛嗎？」

習武之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毛病，王言卿有一次為了救傅霆州從馬上摔下來，從此leg上就留了毛病，一到陰冷天氣小腿就疼。

王言卿搖搖頭，說：「沒事，這麼多年了，早好了。」

傅霆州伸手，習慣性去碰王言卿的腿，她起身倒茶，順勢躲開了。

傅霆州的手在空中停了片刻，不動聲色收回來，他又看了王言卿一會，道：「端茶送水這些事哪用妳做。幾天不見，和二哥生疏了？」

傅霆州這句話聽來尋常，其實話裡有話。傅霆州長大後很少自稱二哥了，他又不是王言卿的哥哥，掛在嘴邊做什麼？他但凡提起這稱呼就是不高興了。

王言卿垂下眸子，過了會說：「哪有，二哥做事最有章程，我當然信得過二哥。」

王言卿一副柔順模樣，彷彿剛才避開他只是意外。

傅霆州心裡的氣漸漸消了些，他想到王言卿在傅家住了十年，一時不得勁也是有的，何況她會吃醋才說明心裡有他。

傅霆州剩下半截氣也散了，他握住王言卿的手腕拉著她坐下，她這回沒有再躲，溫順地坐在傅霆州身邊。

傅霆州感受到掌心雪緞一樣的肌膚，放緩了語氣，問：「這些日子我忙著朝堂的事，沒時間來看妳，是不是有人來妳這裡說道了？」

王言卿寄人籬下十年，哪會連這點人情世故都不懂，她斂著眼睫，輕輕搖頭，「哪有。太夫人和老夫人都待我極好，傅家妹妹們有什麼，我這裡就有什麼。我時常擔心自己做的不夠，無法回報二老，怎麼會信別人的胡說八道。」

王言卿沒否認府裡的風言風語，畢竟他娘、他祖母是什麼樣子，傅靈州自己清楚，但王言卿也反過來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這份得體伶俐就讓傅靈州非常滿意。

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傅家也不例外。

王言卿話中的太夫人、老夫人分別是傅靈州的祖母、母親，如今傅靈州是鎮遠侯，他的夫人才能稱侯爺夫人，侯爺的母親按禮稱老夫人，這就導致傅昌之妻陳氏一天侯爺夫人沒當過就直接成了老夫人。

傅家輩分虛高，還得從傅鉞說起。

傅鉞南征北戰，聚少離多，膝下唯有一個兒子傅昌，還被養成個紈褲，傅昌兒女倒是很多，傅靈州是傅昌嫡出二子，前頭還有一個大哥，但那個孩子早夭，才五歲就病死了，所以傅靈州是傅家實際意義上的長孫。

傅鉞臨死時寧願越過兒子直接將爵位傳給年僅二十歲的孫兒也不讓傅昌繼承侯位，可見有多不待見傅昌。

傅鉞明面上的理由是傅昌有疾，腳跛，不能襲爵，傅昌腳上確實有一點毛病，但平常根本看不出來，而且這傷還是被傅鉞打出來的。

按理父死子繼，鎮遠侯府這樣繼承不符合大明律法，但傅鉞是正德朝名將，帶兵四十年，人脈遍佈軍隊，他和勳貴之首郭勳關係也過得去，和禮部打一聲招呼爵位就下來了。

傅鉞隔代親，什麼事都越過老妻、兒子兒媳，直接交給孫兒，漸漸傅家就積累出不少恩怨。

傅靈州是嫡親血脈，太夫人跟陳氏不會對傅靈州怎麼樣，但和傅家毫無血緣關係卻極得傅鉞寵愛的王言卿就成了集火點。

王言卿這些年沒少被陳氏說閒話，只不過以前傅鉞活著，沒人敢把手伸到王言卿身上來，傅鉞一死，這些積怨就壓不住了。

陳氏的怨懟很好理解，老爺子在家裡獨斷專行也就罷了，她兒子的婚事憑什麼不問她這個母親直接拍板？

王言卿一個不知道何處來的平民之女，憑什麼嫁給她兒子？

這不，傅鉞一死，陳氏立刻風風火火找起新婦，直接把王言卿的臉面扔在地上踩。

王言卿不是不知道陳氏對她的遷怒，這十年裡她屢次嘗試討好太夫人和陳氏，但毫無用處，最後只能放棄。

王言卿雖然無奈，但並不著急，因為她知道，鎮遠侯府裡能做主的從前是老侯爺，現在是傅靈州，根本沒傅昌夫妻任何事，所以她不慌不忙，直到傅靈州背叛才打了她一個措手不及。

她一直以為她和傅靈州心心相印，心照不宣。

第二章 不如歸去

傅靈州看到王言卿自他進來後就一直躲避自己的視線，心裡也知道卿卿生氣了。傅靈州比王言卿年長三歲，又自小出入軍營，聽慣了輩段子，很早就知道男人和女人是怎麼一回事。

在他十歲，對男女之情略微有感覺的時候王言卿就來到他身邊，小時候他們兩人在一個屋子裡午睡，王言卿在他眼皮子底下越長越漂亮，從一個小女孩變成冰姿玉骨的少女，若說他對王言卿沒有感覺，怕是他自己有什麼毛病。

然而，一個愣頭青可以只娶自己喜歡的女人，但一個侯爺，除了感情，還有許多事要考慮。

如今朝堂上因為大禮議鬧得沸沸揚揚，和楊廷和有關係的人被接連清算，朝堂人人自危，而武定侯郭勳因為屢次支持皇帝，扶搖直上，官運亨通，已成了能對抗內閣的武將首領。

文官武將是天然的敵人，傅靈州不必嘗試左右逢源，在朝堂上，沒有陣營或者兩面討好只會死得更快。

他需要郭勳，郭勳也需要他，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而投名狀就是他和永平侯府的婚事。

永平侯夫人是郭勳的妹妹，他娶了永平侯的女兒就是正式加入郭勳一黨，至於娶永平侯哪個女兒，那位洪小姐長什麼樣子……一點都不重要。

只要是個活人，抬到鎮遠侯府就夠了。

傅靈州承認這樣做很不厚道，但成人世界就是這樣醜陋現實。

傅靈州緩慢摩挲王言卿指腹處的薄繭，說：「前幾日又有一夥楊黨被錦衣衛查出來了，聖上龍心大悅，讓陸珩暫代指揮使一職，執掌南鎮撫司事務。陸珩那個人……就是條瘋狗，朝中沒有他不敢咬的人，也唯有武定侯能和他抗衡一二。有時候我為了保全侯府，不得不做一些事情。卿卿，妳懂嗎？」

王言卿心冷下去了，她知道，這樁婚事再無轉圜餘地，她徹底被放棄了。

王言卿手指冰涼，過了一會，她低低說：「我懂。」

傅靈州臉上露出笑意。他就知道，個中緣由祖母、母親不會懂，內宅丫鬟不會懂，甚至洪三小姐本人也不懂，但王言卿一定懂。

至於王言卿願不願意，傅靈州不想深究。

話說到這一步，已經無須再說王言卿的身分了。

傅靈州知道對不起卿卿，但他有恃無恐，潛意識篤信，無論他做出什麼，王言卿都會原諒他，永遠在原地等他。

不然她還能去哪裡呢？她在京城只認識他，外人知道她的倒是有不少，畢竟她長得實在漂亮，太過招人。

這些年不斷有人打探王言卿，都被傅靈州攔住了，甚至有人腆著臉藉卿卿是他義妹之由想當他妹夫，傅靈州當時都被氣笑了，不自量力，異想天開，卿卿有沒有訂親關他們什麼事？

傅靈州到底還是瞭解自己孫兒的，傅靈州十歲起就將王言卿視為私有物，這是祖父送給他的生日禮物，她在他心情最不好的那天出現在他的領地裡，那就永遠是他



的人，其他人想染指，作夢。

傅靈州感受到手心蔥白一樣的指尖冰涼如雪，他心存憐惜，難得違背自己的原則，安撫道：「卿卿，妳放心，府裡多一個人少一個人都不會影響妳的位置，妳安心就是。」

對傅靈州這類勳貴子弟而言，妻子是妻子，愛人是愛人，完全是兩碼事。他娶那位洪三小姐入府後會給她侯爺夫人的體面，遇事時也會給她撐腰，但王言卿並不在侯爺夫人的權力範圍內。

他希望那位三小姐不要蠢到對王言卿伸手，他需要一面政治旗幟，並不希望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尤其不希望改變他和王言卿的關係。

這一回，王言卿沒有再應話了。

傅靈州也不著急，卿卿是聰明人，她會想明白的。

因為剛才提起一個人，傅靈州不得不想起些討厭的事，他臉色轉冷，對王言卿說道：「最近妳多加小心，沒事不要出門了。」

王言卿感覺到傅靈州情緒不對，問：「怎麼了？」

傅靈州冷笑一聲，眼中暗色沉沉，「沒怎麼，惹上一條瘋狗。」

能激起傅靈州這麼大的情緒波動，王言卿很快猜到什麼，問：「是錦衣衛？」

傅靈州歎了口氣，承認了，「是陸珩。南城兵馬指揮司發生些事情，近期他可能會找傅家麻煩。」

原來是錦衣衛，王言卿露出了然之色，不再問了。

說錦衣衛的壞話可不是件明智的事，要不是在鎮遠侯內宅，身邊都是自己人，傅靈州也不會說這些。

同是武將世家，勳貴和錦衣衛又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圈子。

傅靈州這一圈是高官子弟，生下來家裡就有爵位，父兄又都在軍中任職，基本從小就認識，而錦衣衛呢，管巡查緝捕，換言之是告貴族和文官黑狀的，兩夥人向來勢如水火。

貴族就這樣，兩家孩子可能互不認識，但一生下來就已經是仇人，之後你坑我我害你，不需要問為什麼。

勳貴和錦衣衛就是天生的仇家，王言卿雖然沒見過陸珩，但這個名字在京師如雷貫耳，百姓可能不關心首輔是誰、侯爺是誰，但絕不會不知道錦衣衛。

陸珩今年才二十二歲，就已經拿到了指揮使實權，實在可怕。

他和傅靈州這種長在皇城根下的貴族孩子不一樣，陸家原本在安陸世襲錦衣衛，到陸珩已經是第六代，在安陸算是相當有權勢，從事錦衣衛這種高危險職業竟然能傳承六代而不出錯，可見上天註定陸家要出一個能人。

陸珩就是那個集齊天時地利人和，隨著正德帝無嗣、興王來京登基而一飛沖天的能人。

說起陸珩和皇帝的淵源，還要從先帝正德講起。

如今這位嘉靖皇帝並非先帝的子嗣，而是從弟，因為正德帝沒留下任何孩子，自己也沒有親兄弟，皇位這才落在嘉靖皇帝頭上。

陸家世代在安陸管理衛所、操練士兵，後來嘉靖皇帝的父親興獻王被封到安陸，陸珩的父親陸松被調到興王府當侍衛，陸珩的母親范氏也入王府當乳母，餵養的正是當時的世子、如今的皇帝。

陸珩因為家庭的關係從小出入王府，和世子是一起玩到大的夥伴，關係好比傅靈州和王言卿。

興獻王英年早逝，將王位傳給世子，隨後過了兩年，天上掉餡餅，皇位竟然掉到年輕的興王頭上。

興王進京稱帝，隔年改年號嘉靖，陸家隨之來到京城，擔任皇帝近身護衛。

陸珩的父親才幹平平，而陸珩卻是個狠角色，他十一歲來到京城，十八歲考中武進士，短短四年內屢立奇功，官職升得飛快，今年才二十二歲就已經是實際上的錦衣衛指揮使了。

年紀輕輕居高位就算了，更可怕的是，皇帝還信任他。

如果是他盯上了傅靈州，那確實挺麻煩。

想起了陸珩，傅靈州臉色也陰沉下來，好心情一掃而空。

傅靈州拍了拍王言卿的手背，說：「我只是提醒你，其實沒什麼了不得的，妳不必擔心。妳已經許久沒出門了，想不想出去散散心？」

王言卿靜靜看著他，剛才傅靈州才說過不要隨意出門。

果然，下一刻傅靈州就說：「放心，有我陪著。母親約了人，一起去大覺寺上香，順便給祖父供奉燈油。」

王言卿聽到最後一句，就知道她無法拒絕了，她頓了頓，問：「老夫人約了誰？」

傅靈州眉梢動了下，難得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永平侯府。」

王言卿心瞬間冷了。自從傅靈州進來，她就覺得自己像是泡在冰湖中，不斷下沉，如今，她被人按到水下，連最後一口氣也喘不過來了。

傅靈州是什麼意思呢？讓她提前拜見未來的主母，還是永平侯夫人覺得不放心，要代女兒敲打妾室？

王言卿安靜片刻，忽然抿唇笑了笑，道：「二哥，你和嫂嫂難得見一面，你們夫妻相會，我去討嫌做什麼？」

王言卿話沒說完，就感覺自己的手腕被重重捏了一下，王言卿冷著臉，沒有喊疼，也沒有低頭。

這是王言卿第一次表露出這麼明確的不高興，傅靈州也被惹怒了，他拂袖站起，居高臨下又不容置喙道：「後日上香，卿卿，別忘了。」

說完，他沒有管王言卿手腕上的傷重不重，轉身走了。

規律而有力的腳步聲噓噓遠去，他沉浸在盛怒中，甚至沒有注意那天是王言卿的生日。

王言卿撇過臉，看著窗外被踏成烏糟的白雪，淚水突然決堤。

侯爺走時明顯不悅，王言卿也許久沒有喚人進去，丫鬟們噤若寒蟬，沒人敢進屋裡討嫌。

王言卿枯坐了不知多久，等淚流乾了，眼睛看痛了，才站起身朝碧紗櫥走去。

習武多年到底是有用的，王言卿翻開箱籠，一點聲音都沒發出，她冷靜地往包袱裡放衣服、碎銀，冷靜得連她自己都害怕。

或許，她早已在腦中預演過這一切，演練了無數遍，以致現在不需要思考就可以木然完成。

說一千道一萬，傅家對她終究是有恩的，沒有傅家，她根本不可能讀書習武。父親救老侯爺一命，老侯爺給她十年安穩，早該扯平了，至於她喜歡上傳靈州反而是一個意外，但她生命中出現這樣一個男子，強勢、英武、薄涼又野心勃勃，她怎麼可能不喜歡他呢？

可她再喜歡也無法讓自己做妾。

她和傅靈州的感情至此生，至此止，就讓一切停止在最美好的時候吧，至少將來老了回首，所有人都是年輕美麗的模樣。

王言卿將細軟打包好，放入路引和戶帖時她猶豫了。

只要跨出這一步，她就再也無法回頭了，她在京城的歲月，她和傅靈州十年感情，再無回頭餘地。

她不後悔，但始終不甘心，丫鬟說得對，一個女子一生能有幾個十年，她把她最美好的青春歲月留在鎮遠侯府，如今連對手的面容都沒見到就落荒而逃，實在太窩囊了。

她至少要看，能讓他動心的女子到底長什麼模樣。

王言卿的手逐漸放開，將已經打包好的包袱壓入箱籠底層。

她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閨閣小姐，她很清楚如何神不知鬼不覺逃離京城，如果她願意，甚至現在就可以，但她心裡存著最後一絲軟弱，她對自己妥協，心想，只要從大覺寺回來，看到他未來妻子的真容後，她就走。

就當是她和京城、和這個光怪陸離的貴族世界做最後的道別吧。

十二月初一。

前幾日下了雪，這兩天正是冷的時候。

洪晚情坐在馬車裡，丫鬟在銅鑲金手爐裡添了炭，遞過去給她取暖，「三姑娘，天氣冷，您趕緊暖暖手。」

洪晚情接過，她朝簾子縫隙掃了眼。

雖然她沒說話，但丫鬟看出洪晚情的心思，立刻接著道：「說好了在巳時，鎮遠侯府怎麼還不到？」

今日鎮遠侯府和永平侯府相約上香，鎮遠侯孝順，親自陪鎮遠侯老夫人出門，這樁事兩家人心知肚明，鎮遠侯陪同是假，藉機和洪晚情見面才是真。

這本就是兩家長輩有意促成的，婚事已經定下，兩個小輩私底下接觸接觸，日後過門也好快點傳宗接代。

洪晚情只見過傅靈州一面，那是幾個月前傅靈州來永平侯府拜訪，去後院給母親請安時，洪晚情坐在屏風後遠遠望了一眼，她只掃到一個人影就雙頰緋紅，身邊

人都在取笑，她也不敢再看，只記得他身量很高，肩寬腿長，英武挺拔，是很有男人氣概的身材。

自那之後，洪晚情一顆心就丟了一半，母親和她說起親事時她也紅著臉半推半就應了。

洪晚情知道她後半生就要在這個男人身邊生活了，其實，她還不知道傅霆州長相，只不過聽兄弟和長輩說他相貌很好，是軍中人最喜歡的英挺模樣。

這次長輩們牽線，安排他們私底下再見一面，洪晚情得知要見傅霆州，激動的心神不定，連著兩晚上睡不著覺，好不容易挨到上香這天，她早早就準備好出門，但到了約定地點卻左等右等不見傅霆州。

洪晚情躁動的心一點點冷下去，她忍不住想，是不是傅老夫人不喜歡她，或者傅霆州改變主意不來了？

洪晚情壓住胡思亂想，用力握了握熱烘烘的手爐，低聲道：「興許鎮遠侯老夫人有事，出門晚了吧。」

丫鬟忽然湊近了，神神祕祕說：「三姑娘，聽說今天傅家那位養女也要來。」

洪晚情眼睛動了動，她裝作不清楚，問：「養女？」

其實洪晚情早就知道那位王姑娘的存在，鎮遠侯府有一個養女，是傅老侯爺親手養大的，模樣極為出挑，在勳貴圈子都傳遍了。

洪晚情不知道她叫什麼，只知道姓王，能文善武，和傅霆州關係似乎很好。

家裡兄弟提起她時口吻非常惋惜，看到自己來了就馬上打住話頭，洪晚情心裡有數，這多半是她未來的冤家了。

一個男人將一個美貌女子放在身邊十年，藏著掖著不讓外人看，十七歲了還不放出去嫁人，能意味著什麼呢？

母親大概也聽到那些風言風語了，私下和她通過氣，說她和傅霆州的婚事是傅老夫人親自點頭的，傅老夫人允諾日後絕不會鬧出寵妾滅妻的醜事，如果洪家還不放心，傅老夫人可以把人帶來讓她們提前看一看，母親同意了，這才有了今日這一齣。

丫鬟努努嘴，說：「還能有誰，還不是傅老侯爺收養的那位。據說她的父親救了傅老侯爺，老侯爺為了報恩就將她接到鎮遠侯府，一住就是十年，待遇和侯爺平起平坐，甚至連傅家自個兒的小姐都比不上，如今老侯爺去了，這位王姑娘也不知道要何去何從。」

洪晚情靜了會，淡淡說：「鎮遠侯府是知恩識禮的人家，鎮遠侯不會虧待義妹的。」

丫鬟撇撇嘴，陰陽怪氣道：「可不是嘛。姑娘，您放心，有傅老夫人在，那些小魚小蝦翻不出風浪。再說，舅老爺都說鎮遠侯深謀內斂，侯爺才不會是那種拎不清的人，有老夫人撐腰，侯爺又明理，您日後享福的日子長著呢。」

洪晚情被這些話說得紅了臉，不輕不重呵斥了丫鬟一句，「不得妄議，閉嘴。」

丫鬟賣了個好，說著討饒話混過去了。

經過這一打岔，洪晚情心裡的忐忑安穩許多。是啊，她是侯門嫡女，將來要當正妻的，哪能和妾計較？一個養女罷了，成不了氣候。

正說話間，鎮遠侯府的人來了。

洪晚情精神一震，她和丫鬟頓時都不說話了，支起耳朵聽外面的聲響。

轆轤的車輪聲靠近，隱約還夾雜著清脆的馬蹄聲，馬蹄聲停在永平侯府的車隊前，隨之，一個清朗沉穩的聲音響起——

「晚輩來遲，請永平侯夫人恕罪。」

洪晚情心裡撲通一聲，她知道，這就是傅靈州，她未來的夫婿，此刻就在距她一壁之隔的地方。

洪晚情悄悄掀起車簾，看到不遠處有一個墨紫色身影，他人高馬大，但肩膀、脊背卻很薄，坐在馬上修長挺拔，看得出來勤於練武，和那些虛浮好色的紈褲子弟不一樣。

洪晚情看到傅靈州的臉，雙頰立刻紅了，她自知失禮，趕緊放下簾子。這時候洪晚情無意抬眸，看到對面也掀開一半簾子，裡面的人正靜靜看著她。

兩人視線一錯而過，都雙雙放下車簾。

洪晚情手指捏在流蘇上，不自覺用力。那就是傅靈州的義妹王姑娘？果然如傳言所說是個美人。

丫鬟見洪晚情怔怔盯著簾子不說話，還以為洪晚情害羞了。

丫鬟輕輕喚了聲，小聲道：「姑娘，我們要走了。」

洪晚情回神，淡淡點頭。

傅靈州就當沒發現剛才的窺探，他指示侍衛開道，馬車開動，兩府女眷會合成一隊，在傅靈州的護送下啟程。

大覺寺在京郊西山，享皇家供奉，是京城官宦人家最喜歡的去處之一。

洪晚情沒見到傅靈州之前左顧右盼，等真見了人她倒安靜下來了。

洪晚情突然意識到，她要面對的可能不是一個普通的妾室。

一路無波無折，一個多時辰後大覺寺到了，大覺寺接待慣了達官貴戚，兩府的馬車停在內門，洪晚情下車時下意識往另一邊望去。

王言卿也在下車，她外面披著一件純白狐裘，兜帽處綴著一圈蓬鬆的毛擁在她下頷邊，當真是欺霜賽雪，昭君再世。

傅靈州停在她的馬車邊，見王言卿下車，伸手欲扶，王言卿笑著對傅靈州搖搖頭，傅靈州這才去看傅老夫人。

洪晚情明明捧著暖爐，卻覺得手無比冰涼。

永平侯夫人也看到了，她看清王言卿的身段長相時就咯噔一下，等後面看到傅靈州對王言卿的態度心裡更沉重了。

等進了永平侯府休息的禪房，永平侯夫人立刻把洪晚情叫過來，教誨道：「晚情，那個叫王言卿的女子妳也看到了？」

洪晚情低低應了一聲，有氣無力。

永平侯夫人忍著性子，恨鐵不成鋼地提點道：「嗯什麼嗯，如今是妳裝大度的時

候嗎？妳是正室，未來的鎮遠侯夫人，妳要拿出正房的氣度來，第一面就把人鎮住！等一會回去，妳要多去傅老夫人身邊說話，談吐機靈些，知道嗎？」

永平侯也是正德朝名將之一，武將比文官身體好，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兒女眾多。永平侯有許多姬妾，後院的孩子就沒斷過，但永平侯夫人手段極好，庶子庶女都被她管得服服帖帖，後院女人無論多得寵，從沒人能動搖她的位置。

永平侯夫人這一生鬥女人戰績斐然，眼看女兒也要出嫁了，她恨不得把畢生所學都灌輸給女兒。

洪晚情被母親耳提面命，心中也慢慢有了底氣，洪家那麼多姊姊妹妹，她在爭寵中從沒落過下風，如今她有家族撐腰，而對方只是一個空有美貌沒有家世的軍戶女，她不信自己會輸。

洪晚情經由母親打氣後再次回到前面待客的地方，這次她一進門，發現傅靈州也在。

陳氏坐在中間，傅靈州坐在陳氏身邊，王言卿搬了個繡凳靜靜坐在後面。

看到永平侯府的人進來，陳氏和傅靈州都起身。

永平侯夫人臉上漾出笑來，大步迎上去，笑道：「原來是鎮遠侯來了，快坐。我沒打擾你們母子說話吧？」

傅靈州不遠不近笑著，說：「哪裡，洪夫人和三小姐請坐。」

眾人次第落坐，洪晚情跟在母親身邊，忍不住一眼又一眼的看著傅靈州。

陳氏發現了洪晚情的動作，笑道：「洪夫人和洪三姑娘回來了，剛才三姑娘說身上不舒服，沒事吧？」

永平侯夫人爽朗笑道：「沒事，這個閨女被我們養得嬌，趕半天路就受不了了，不像侯爺，自小出入軍營，連我兄長也誇他好呢。」

「夫人謬讚。」傅靈州道：「今日出門時遇到一些事，耽誤了時間，讓洪夫人和三小姐久等了，是我不對，請三小姐恕罪。」

兩府人已經會合半天了，直到現在傅靈州才將視線投到洪晚情身上，而且一點而過，十分守禮。

洪晚情心跳得越發快了，他只叫她「三小姐」，算是很規矩的稱呼，但這幾個字從他嘴裡說出來，彷彿帶上了獨特的魔力，讓她臉紅心跳，目眩神迷。

因為傅靈州在，再加上剛才母親的提點，洪晚情後半程變得活潑很多，她坐在陳氏和母親身邊，噓寒問暖，妙語連珠，沒多久就把陳氏哄得開懷大笑。

洪晚情在說笑間隙悄悄去看傅靈州，發現他含笑看著她們這個方向，但唇邊笑意不深，似乎另有心事。

洪晚情有些失望，她記得父親提過，最近傅靈州和錦衣衛有些摩擦，可能他在想外面的事吧。洪晚情不懂朝事，但僅憑錦衣衛三個字就知道定很棘手。

洪晚情若有所失，而傅靈州壓根沒注意洪晚情的視線，他走神一部分原因確實是錦衣衛，另一部分卻是為了王言卿。

她過於安靜了，她垂著頭不說話的樣子讓傅靈州莫名心慌。

王言卿坐在後面，靜靜聽陳氏和永平侯府談笑風生，其樂融融，親密得像是一家

人。

人家確實是一家人，王言卿勾唇，諷刺地笑了笑，她才是唯一的外人。

王言卿覺得她來大覺寺就是一個錯誤，被人拋棄還不夠，何必上趕著自取其辱？可能人就是要被打一巴掌才能清醒吧，現在王言卿內心無比平靜，她想，等今日回去她就能收拾東西離開了。

傅老侯爺養了她十年，她不能恩將仇報，既然她叫傅霆州一聲二哥，那靜悄悄離開，不引他和未來嫂嫂離心，大概就是她這個妹妹最後能做的了。

大覺寺一行算是賓主盡歡，冬日天短，申時天色就暗了，鉛雲一層層壓下來，看起來又要下雪。

傅霆州看出天氣不對，提議回城。

永平侯夫人目的已經達到，自然無有不應，兩方人馬很快收拾好，如來時一般慢悠悠啟程。

他們走到山口時風漸漸大了起來，傅霆州披著黑色大氅，騎馬走在風中，隔著一道簾子和王言卿說話，「妳到底怎麼了？還要和我置氣到何時？」

過了許久，裡面才傳來女子的聲音，「沒有，我如何會與二哥置氣。」

她總是這樣，生氣了也不吵不鬧，從不發脾氣，以前傅霆州喜歡王言卿冷靜有分寸，現在他卻討厭王言卿的分寸。

傅霆州像是一拳頭打在了棉花上，他有意和她說好話，她倒不冷不淡，彷彿置身事外。

傅霆州心裡不斷積火，這是他們兩人第一次鬧矛盾，直覺告訴他必須及時說開。

傅霆州打算說些什麼，前面卻突然傳來吵鬧聲，隨即隊伍停了。

傅霆州皺眉，派隨從去問話，沒一會，隨從跑回來，說：「侯爺，永平侯府三小姐的馬車不知怎麼壞了，無法前行。侯爺，您看……」

傅霆州擰眉，怎麼正好在這個時候？

王言卿聽到，不等傅霆州開口就說道：「二哥，洪三小姐馬車壞了，你快過去吧。」

傅霆州是隊伍中唯一的男主角，還有永平侯未來女婿這層身分，他出面理所應當。如今時機不對，傅霆州忍住心裡的話，對著簾子說：「這段路危險，妳待在車上別動，我去前面看看。」

傅霆州等了等，沒聽到裡面的回話，車簾一動不動，隨從已經在前面催了，他只能暫時拋下她，下馬離開。

這裡是一處窄道，旁邊是懸崖，趕路須得十足小心。

傅霆州走到前面，發現是洪晚情的車軸壞了，傅霆州心裡飛快閃過疑惑，女眷出門的馬車永平侯府不會不檢查，來時還好好的，為什麼在最危險的一段路，恰好車軸壞了？

傅霆州電光石火間意識到不對，就在同時背後傳來破空聲，箭矢攜著冷光，齊刷刷向傅霆州射來。

傅霆州小時候的打也不是白挨的，他反應極快，立刻閃身。

箭矢沒射中傅霆州卻驚了旁邊的馬，馬嘶鳴一聲，忽然掀起蹄子橫衝直撞，而馬

車的一個輪子還是壞的，車裡的洪晚情猝不及防，她後腦杓重重撞到車廂上，整個人被掀翻，狼狽地摔出馬車。

眼看洪晚情就要滾下山崖，傅霆州臉色冷肅，立刻上前，及時接住洪晚情，而後面的冷箭就像長眼睛一樣，趁機往傅霆州背後襲來。

洪晚情已經被嚇懵了，抓著他的衣服不撒手，傅霆州動作受阻，眼看就要被利箭射中，身邊忽然傳來一股推力。

傅霆州被這股力道推得踉蹌兩步，險險躲開致命一擊，只被劃傷了胳膊，他回頭，看清後面的人影時臉色大變。「卿卿，小心……」

王言卿推開了傅霆州，自己卻落到危險中，她為了躲避箭矢，不得不朝後退去，腳下忽的一滑，後背整個懸空。

王言卿墜落前，看到傅霆州將洪晚情推到後面，飛快朝她撲來。

傅霆州極力伸長胳膊，但他的指尖卻和王言卿的手一擦而過，他用力握緊手指，卻只抓住一捧空氣。

王言卿當著他的面摔下懸崖。

### 第三章 墜崖失憶

王言卿推開傅霆州時根本沒有多想，其實以他的身手，要不是為了洪晚情，根本不會被箭矢困住。

他可以拿命去保護另一個女人，王言卿卻不能眼睜睜看著他死，她捨命救了傅霆州，自己失足落下山崖。

她墜落期間撞到了好幾棵枯樹，雖然為她阻擋了衝勢，但後腦杓也撞到岩石，她腦中嗡的一聲，眼前一陣陣發白，很快她後背接觸到什麼網狀東西，她被網兜了一下，還算平穩地落地。

饒是如此，她接觸到地面時也渾身劇痛，五臟六腑彷彿都移位了，她躺在地上，有氣無力，連移動手指的力氣都沒有。

四周似乎響起腳步聲，她意識越來越模糊，閉眼之前，她看到一襲大紅曳撒衣襪，顏色紅得張揚，上面繡著張牙舞爪的四爪飛魚。

一雙乾淨的皂皮靴停在她身邊。

王言卿再也無力支撐眼皮，她脖頸朝旁邊一歪，徹底昏迷過去。

嚴寒刺骨，滿地披霜，夜幕黑的伸手不見五指，但鎮遠侯府主院的燈火還亮著，一夜未歇。

傅霆州胳膊上紮了繃帶，冷著臉聽下面人稟報，「侯爺，弟兄們找了一夜，並沒有在懸崖下找到王姑娘。」

「附近山口呢？」

「都找過了，雪好端端蓋在地上，沒有人去過。」

傅霆州按住眉心，他身上還穿著白日的衣服，僅在胳膊上粗粗包紮，連衣服都沒有換。



管家見傅霆州臉色蒼白，心疼地勸道：「侯爺，您都熬了一夜了，您身上還帶著傷，先歇一會吧。」

傅霆州放下手，眼神冰冷，如發怒的猛虎，不怒自威，「她還沒有回來，我如何睡得著？她在我眼皮子底下摔下去，要不是她，我如今傷的可不只是胳膊。傳令下去，繼續在西山搜索，活要見人……」

傅霆州頓了頓，甚至不忍心說出後半句「死要見屍」。她怎麼可能死呢？他比她年長三歲，作惡多端，薄情寡義，他都好端端活著，她憑什麼出事？

侯府下人們見傅霆州臉色鐵青，都噤若寒蟬，不敢再說。

侍衛抱拳，默不作聲退出去，去山下尋找第二遍。

侍衛推門時外面的冷風吹進來，直竄到人衣領裡，管家縮了縮胳膊，他攏著手，遲疑了一下才說：「侯爺，外面天這麼冷，野外根本待不住人，如果王姑娘墜崖後昏迷，西山又沒有野物，王姑娘肯定好端端留在崖下；如果王姑娘沒昏迷，怎麼也會想辦法和侯府的人聯絡。這都一夜了，還沒有動靜，會不會……王姑娘不在京郊了？」

傅霆州起身，負著手在書房裡緩慢踱步。這就是他最害怕的事情，無論是死是活，人總不會憑空飛走，可是侍衛卻說懸崖底下乾乾淨淨的，他們出事那個隘口下面被積雪覆蓋著，連腳印都沒有。

這怎麼可能呢？

沒有痕跡就是最大的痕跡，這只能說明有人在他之前去過崖底，並且提前一步做好了偽裝。

敢在天子腳下襲擊侯爺，還能把案發現場偽裝得滴水不漏的，除了那位，不作他想。

傅霆州揉了揉眉心，疲憊地歎了口氣。陸珩……他還是低估了這個瘋子。

傅霆州就是怕陸珩對傅家人動手，這才親自護送老夫人和王言卿去大覺寺上香，他實在沒想到，陸珩竟然猖狂到在京郊設伏，當著自己的面下手。

他就這麼自信自己能全身而退？

傅霆州頭疼得不行，如果是其他人，傅霆州敢保證不出三日他就能抓到證據，之後談判也好施壓也罷，非得讓對方脫一層皮，但如果人落在陸珩手裡，那就成了大海撈針，他甚至沒把握能查到王言卿在哪兒。

錦衣衛就是搞情報工作的，他們的眼線遍佈朝堂市井，錦衣衛指揮使想藏一個人，外面人就算把京城地皮翻一遍也未必頂用。

管家見傅霆州表情不好，說：「侯爺，您如今是鎮遠侯府的頂梁柱，千萬要保重身體啊。您要不先回去歇一會，過一會該上朝了。」

傅霆州現在哪有心思睡覺，他擺擺手，說：「不必了，讓門房把馬備好，我一會出發。」

傅霆州下令，一夜未眠的主院馬上運行起來，主子不睡，下面人都得跟著熬。

傅霆州匆匆洗了個澡，換藥後穿上朝服。

一個丫鬟領著廚房的人進來，她給傅霆州行禮，討好道：「奴婢給侯爺請安。侯

爺，老夫人聽說您要上朝，心疼得不得了，命奴婢過來給您送些熱食。侯爺，您身上的傷嚴重嗎？要不今日和衙門告個假，歇一天吧。」

傅霆州整理朝服袖襪，眼也不抬，道：「有勞母親掛念，小傷而已，不妨事。」這個丫鬟是陳氏身邊的紅人，將陳氏的做派學了十成十，在內宅裡面頤指氣使，一見著傅霆州立刻滿面賠笑。

她小心覷著傅霆州臉色，說：「侯爺，昨日的事可把老夫人嚇壞了，老夫人聽說您這裡亮著燈，一宿都沒睡好。侯爺，昨日到底是誰膽大包天，膽敢襲擊鎮遠侯府？」

真是群蠢貨，傅霆州撩了下眼皮，忍無可忍地抬起頭。

昨日鎮遠侯府和永平侯府在下山途中遇襲，洪三小姐更是差點滾到山崖底下，最後洪晚情沒事，反倒是王言卿墜崖了，可傅家畢竟也不是吃素的，先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反應過來後立即組織反擊，對方見先機已去，毫不戀戰，馬上就撤了。傅霆州粗粗止了血，當即要親自去尋王言卿，然而洪晚情不停地哭，陳氏拉著他的手念叨害怕，傅霆州脫身不得，只能將尋人的事交給親信，自己先護送女眷回來。

等回城後永平侯府對他千恩萬謝，永平侯也說來日親自帶洪晚情登門道謝，兩家人都是在政治漩渦中歷練過的，知道輕重，永平侯和傅霆州不約而同壓下此事，只說女眷上香路上受了點小驚嚇，沒有聲張遇襲的事。

傅霆州回了鎮遠侯府才好好包紮，他一晚上守著外面的動靜，不斷發號施令，但是傳回來的都不是他想聽的消息。

她不見了，像從未出現在他身邊一樣徹底消失了。

傅霆州擔心王言卿，也為陸珩手眼通天的程度膽寒，可是鎮遠侯府這些人不能給他解憂就算了，竟然還跑來問昨日襲擊他們的人是誰。

傅霆州都要被氣笑了，還能有誰呢？

丫鬟本來有一肚子關心的話，撞上傅霆州的視線後感覺自己像是被老虎盯上，霎時間啞了聲。

傅霆州面無表情，冷硬道：「母親既然受了驚，那就好好休息，不用關心外面的事了。」

丫鬟被嚇到，一下子意識到自己犯了忌諱。男主外女主內，外院的事女人是不能過問的，老夫人也是昏了頭，竟然跑來打探侯爺。

丫鬟趕緊垂首，戰戰兢兢道：「奴婢並非有意冒犯，請侯爺恕罪。」

傅霆州哪有空和一個小丫頭置氣，他一眼都懶得掃，道：「下去吧。」

丫鬟蹲身，連忙低著頭退下，她有些急切的腳步聲落在地上，越發顯得屋內安靜。管家親自給傅霆州佈了菜，弓身問：「侯爺，過幾天就是臘八了，今年的節禮還按去年的送嗎？」

大明是人情社會，家族政治，人情往來也是很重要的環，節禮看似是兩府女眷相互送東西，但裡面的牽扯卻是方方面面的。

按理這是當家主母的活，但以傅昌和陳氏的腦筋，傅霆州可不敢把這種事交給他

們，只能自己操心。

傅霆州正待說話，忽然腦中閃過什麼，忙問：「今日是什麼日子？」

管家被問得愣了下，回道：「今日臘月初二了。」

「初二……」傅霆州站在原地，心臟忽然一陣抽痛。

昨日是十二月初一，她的生日。

他竟然逼著她在生辰這天去見洪晚情，還害她墜崖……難怪她昨日總是悶悶不樂，他還暗怪她過分拿喬，殊不知他才是過分的那個。

傅霆州失神般立在飯桌前，食物的熱氣騰騰而上，但傅霆州完全沒有動筷的心思。窗外傳來一陣細碎的腳步聲，管家見傅霆州表情不對，趕緊出去攔住不長眼的人，「侯爺正用飯呢，過一會上朝該遲了，有什麼話之後再說。」

對方被攔在門口，她有些著急，不顧規矩揚高了聲音，朝屋裡看來，「侯爺，奴婢有要事稟報。」

管家見她竟然敢往裡面張望，登時拉下臉要發作。

傅霆州認出來這個女子的聲音，破天荒說道：「讓她進來吧。」

管家眉毛還立著，這麼一來火發也不是、不發也不是，只好用力瞪了侍女一眼。翡翠低頭給管家賠罪，快步走到屋裡，一見面就掀著衣裙跪下，「奴婢失職，請侯爺恕罪。」

傅霆州知道這是王言卿的貼身侍女，因為卿卿的面子，他願意忍她逾越，問：「怎麼了？」

翡翠不敢大意，深深垂著頭，雙手將東西呈上去，「奴婢在姑娘換衣服的箱籠裡面找到了這個。」

傅霆州本是隨意一問，他視線掃過翡翠手裡的東西時霎時間停住了，他看了一會，俯身接過那幾樣東西。

文書，路引，還有戶帖，這是出門必備之物，卿卿準備這些做什麼？

陸府。

陸珩下馬，門房連忙從台階上跑下來，給陸珩牽馬。

陸珩隨便交代了句「好好餵料」，就掀開衣襬，大步朝後走去。

郭韜快步追在陸珩身後，說：「指揮使，昨夜傅家在山底下找了一宿，今早衛所西門有人盯著。」

陸珩笑了聲，「敢盯錦衣衛，膽子倒不小，看來昨天那一箭還是射輕了。」

剛剛早朝才散了，傅霆州如往常一樣在午門集合，然後入宮上朝，看不出絲毫異常之處。

散朝後陸珩和傅霆州各走各的，連一個眼神交會都沒有，但是陸珩知道傅霆州胳膊上有傷，並且還知道，傅霆州之所以不來找他，並非沉得住氣，而是因為沒找到證據。

手裡沒東西衝上來又有什麼用呢？只會白白給陸珩送把柄罷了。

陸珩清楚傅靈州懷疑他，但毫不在乎，猜出來又如何，想證明是陸珩動的手，得拿出證據來，傅靈州要是能找出痕跡，也算他能耐。

傅靈州在陸珩這裡就是道調味小菜，他本也沒打算殺了傅靈州。

陸珩太瞭解宮裡那位了，皇帝看著任性妄為，其實心裡精明得很，臣子們相互鬥一鬥有助於皇權穩固，皇帝樂得裝聾作啞，但如果過了頭，威脅到西北邊防安全，那皇帝就不會容忍了。

傅家在軍中根基深厚，尤其是傅鉞戍守大同多年，在西北軍中很有名望，皇帝還指望傅家守西線呢，絕不會在這個關頭讓傅家出事。

討厭的猴子敲打完了，陸珩出了氣，馬上將重心轉移到自己的正事上來。他問：「牢裡那幾個肯說了嗎？」

郭韜搖頭，「不肯。他們是翰林文官，各個身嬌體貴，我們也不敢上刑，萬一打出個好歹來怕沒法收場。」

陸珩道：「他們後面有人保，可不是有恃無恐。先關著他們，不給吃的不給水喝，我看他們的骨頭能硬多久。」

郭韜略有些猶豫，「指揮使，這樣是不是太得罪人了？」

翰林院的文官可了不得，能進翰林的文官都是二甲進士出身，背後姻親、師生關係錯綜複雜，動了一個就是動了一黨，如果把人活著放出去，等對方傷養好了，必然像條瘋狗一樣攀咬陸珩；要是打死了……一群瘋狗會更瘋狂的撲過來。

陸珩淡淡瞥了郭韜一眼，唇邊似乎有些笑模樣，「我倒是也想做好人，但皇上要結果，不得罪人，去哪兒找結果？」

郭韜不再說了，低頭拱手，「遵命。」

說起這個，陸珩又想起來一件事。

昨天他去收拾傅靈州，為防萬一在崖下設伏，沒想到傅家人沒捉著，倒意外得來一樣禮物。

陸珩問：「那個女子醒了嗎？」

「沒有。」郭韜想起這個，頗有些幸災樂禍地說道：「指揮使您沒見，昨天鎮遠侯府的人在山底下刨了一晚上，今天早上還在找呢。我記得掉下來的不是傅靈州的未婚妻，他怎麼這麼上心？」

陸珩短促笑了聲，並不言語。

如果昨日射下來的是洪晚情，事情反而糟了，他暗算傅靈州，這是私人恩怨，如果牽扯了郭勳的外甥女，事態就擴大了。

陸珩慢悠悠道：「我給了他一個英雄救美的機會，他應該感謝我才是。拿一個妹妹換郭勳的外甥女，不虧。你先回去審問那幾個翰林學士，我去看看傅靈州的『妹妹』。」

郭韜抱拳道：「是。」

隨後就轉身走了。

打發走郭韜，陸珩不緊不慢朝後院走去。

他本意是傅靈州，抓到王言卿純屬驚喜。天底下沒有錦衣衛不知道的事，尤其京

城這一畝三分地，大臣自己都不清楚孩子是不是他們的，錦衣衛卻知道。

陸珩毫不費力，腦海裡便浮現出王言卿的檔案。

大同府軍戶之女，祖父王蔚，正德三年春戰死，父親王驄，嘉靖元年為傅鉞擋箭而死。祖母、母親皆同鄉軍戶之女，嘉靖元年王言卿成為孤女，被傅鉞收養，接下來十年長在北京，算是傅靈州半個童養媳。

陸珩之前就有所耳聞傅家有個養女，貌美驚人，只是傅靈州把人看得死，要不然早有人下手了，怎麼會留到十七。

昨日一見，果真名不虛傳。

難怪傅靈州神神祕祕藏了十年，可惜啊，傅靈州棋差一著，人還是落到陸珩手裡了。

陸珩一路上都想著用王言卿開什麼條件，看昨夜的架勢，傅靈州應當很在乎這個女子，這麼大的把柄落在陸珩手裡，他不副傅靈州一塊肉下來簡直枉姓陸。

陸珩走入後院，丫鬟們見了他遠遠就垂頭行禮，身體都不敢亂晃一下。

屋裡的丫鬟急急忙忙迎過來，給陸珩行萬福，「參見大人。」

陸珩淡淡點了下頭，問：「人呢，醒了嗎？」

兩個大丫鬟看起來很緊張，肩膀繃得緊緊的，「郎中早上來看過，說王姑娘腦後有淤血，需用專門的藥調養，奴婢剛才給王姑娘餵了藥，應當快醒了。」

陸珩點頭，邁入正堂。

屋裡地龍燒得很熱，香料裡蒸著藥味，一聞就知道是女子閨房，陸珩沒有往裡走，他本打算看一眼就走，但他剛進屋屏風裡面就傳來動靜。

丫鬟們緊張地攥著手，陸珩心道巧了，傅靈州不識好歹，他妹妹倒是很給面子。

陸珩不緊不慢坐下，替自己倒了盞茶，微微抬了抬下巴。

丫鬟連忙到裡面侍奉王言卿，一陣窸窣窸窣的動靜後，王言卿吃力地從昏迷中醒來，睜開眼睛，靜靜看著面前這一切。

大丫鬟靈犀心道這位王姑娘好氣性，進了錦衣衛窩都不哭不鬧，眼神平靜的和不認識她們一樣。

靈犀對著王言卿行禮，溫和有禮道：「奴婢見過王姑娘。姑娘，您還有哪裡不舒服嗎？」

靈犀說完等了許久不見王言卿反應，她唇邊帶著笑，再一次道：「王姑娘？」

王言卿眨了眨眼睛，終於說話了，「妳是誰？」

這句話尚可以說在靈犀的預料內，但下一瞬王言卿的表現就讓她大驚失色。

王言卿抬起頭，吃力地敲了敲額頭，深深顰著眉問：「我又是誰？」

靈犀沒料到會是這個反應，明顯慌了，下意識往屏風後看去。

四幅織繡山水折屏後面，一個人影放下茶盞，不緊不慢站起來。

靈犀接到指揮使的示意，定了定神，笑著道：「王姑娘，您莫要開玩笑。」

「王姑娘？」王言卿靠在玉色五葉枕上，頭輕輕歪了歪，「我是王姑娘？」

她的眼神清澈坦蕩，一望見底，不像是裝的。

靈犀沒主意了，看向屏風，王言卿也跟著回頭，看到山水折屏上映著一道紅色影

子，屏風素雅，他身上的顏色卻張揚，站在那裡存在感十足。

王言卿看不清他的臉，只能感覺到他身量很高，身姿筆挺，屋子裡所有人都很怕他。王言卿不明所以，茫然地和他對望，那個人看了一會，轉身走了。

他出去後，床前兩個丫鬟明顯鬆了口氣。

王言卿無聲看著她們的表情，問：「妳們認識我？」

陸珩出去後立刻叫郎中進府，錦衣衛行走在刀刃上，時常會受些不能示人的傷，這種時候不能找太醫，只能私下找郎中。

陸家世代錦衣衛，方方面面的門路都有，陸珩入京後，專門從安陸接過來幾個信得過的郎中。

沒過一會郎中就來了，給陸珩行禮，他對著正屋示意，讓郎中進裡面診脈。

他坐在側廳裡耐心地等，一會後郎中擦著汗出來了，他一見著陸珩，舌頭就止不住結巴，「指揮使，這位姑娘……」

陸珩坐在紫檀木圈椅上，從容不迫盯著郎中的眼睛，「她怎麼了？」

「她似乎……失憶了。」

陸珩挑眉，似笑非笑看著郎中。

郎中也覺得離奇，磕磕巴巴說道：「姑娘落地時被網兜緩衝了一下，臟腑沒有出事，但她頭顱不慎撞到石頭，興許就是這樣失憶了。小的給姑娘看過，她知道疼、癢，四肢感知正常，基本的生活常識也有，就是不記得人了。」

陸珩輕輕笑了一聲，「她這失憶還真是巧。」

「腦子矜貴，撞到頭後什麼症狀都有，何況姑娘這種失憶症並不罕見，醫書上記載，從前也有人摔跤撞到後腦，一覺醒來連父母孩子都不認識，還有人摔了一跤，思維成了幼兒。這位姑娘不吵不鬧，只是忘卻前塵往事，算是好的了。」

陸珩指尖點著扶手，若有所思道：「是啊，如果真忘了也是好事。」

郎中低頭看地，不去探究陸珩的表情。

陸珩想了一會，問：「這種失憶狀況會持續多久，有什麼解法嗎？」

「這……」郎中露出為難之色，「腦子裡面的事，誰也說不準，興許姑娘後腦的淤血散了就恢復了，興許……她這一輩子都不會恢復。」

陸珩默然片刻，忽然笑了聲，郎中被這一聲笑激起渾身雞皮疙瘩，他卻揮揮手，聲音從容，聽不出絲毫情緒，「下去開藥吧。」

郎中摸不準陸珩的心意，壯著膽子問：「姑娘病情嚴重，不知道指揮使要用什麼藥？」

陸珩身體緩慢後仰，單臂靠在圈椅上，含笑看向郎中，「調養的藥。」

郎中明白，這位姑娘的病不需要治了，開些固本培元的補藥就夠了。

郎中拱手，馬上有陸府的下人過來，領著郎中往另一條路走去。

郎中走後，陸珩捏了捏手指，突然覺得事情有意思起來。

傅靈州的妹妹落到他手裡，而她剛巧在這個時機失憶了，陸珩不信鬼神，此刻都覺得是天助。

陸珩腦子裡盤算著事，掀開杯蓋喝茶。

他抿了兩口，靈犀急急忙忙從正屋跑過來，對陸珩行禮，「指揮使。」

陸珩放下茶盞，問：「套出來了嗎，她還記得什麼？」

「王姑娘一問三不知，連自己姓甚名誰都不知道，卻記得自己有一個二哥，和她關係很好。」

陸珩輕輕噴了聲，如此深情，他聽著都感動，可惜，傅霆州那廝要娶正妻，王言卿這一腔深情註定要餵狗了。

陸珩道：「再回去打探，她既然記得自己有一個二哥，那書信往來多半也有印象。」

靈犀遲疑，表情看起來有些奇怪。

陸珩察覺後，不動聲色問：「怎麼了？」

靈犀欲言又止，最後用一種一言難盡的語氣說：「指揮使，這位王姑娘……不太尋常。她能看出來我們的表情，奴婢自認為掩藏得很好，但她一眼就看出來奴婢在說謊。」

靈犀可不是普通侍女，她在錦衣衛受過培訓，算是半個女探子，結果一個回合未過就被王言卿當面揭穿「妳在說謊」，靈犀靈鸞都受到了極大驚嚇。

靈犀靈鸞知道事情麻煩了，靈鸞繼續在屋裡穩著王言卿，靈犀趕緊出來報告指揮使。

陸珩知道靈犀靈鸞的水準，她們兩人再無用也不至於被普通人看出來表情變化，她倆都這樣說，看來傅霆州那位義妹真有些能耐。

陸珩生出些興趣，難得想親自會會此人。

他彈了彈袖子，起身往外走，出門時他頓了下，回頭問：「她說，她只記得自己有個二哥？」

指揮使的神情似乎有些意味深長，靈犀沒想明白，謹慎地應下，「是。」

陸珩站在門口，外面的陽光照耀在飛魚服上，金燦燦的刺人眼睛。

陸珩靜了一會，忽然抵住眉心，不可自抑地笑了出來。

二哥……

陸珩上面有一個大哥，此刻在安陸老家為父親守孝，他在家裡也行二，這不就是巧了嗎。